第四篇
军　事　活　动

DI SI PIAN　JUN SHI HUO DONG

☆ 第一章　战　　事
☆ 第二章　兵　　役
☆ 第三章　兵　　器
☆ 第四章　人民防空
☆ 第五章　军政军民关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PDG

通辽地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曾记录了许多由于民族变迁、政权更迭等而发生的战事。它们中，有历朝历代坚持团结统一、反对分裂割据的争战，有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与各族人民共同反侵略的战争，有各民族人民反抗封建专制的武装斗争，还有各民族统治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混战，其中不少的军事事件对通辽地区产生过重大影响。

军队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各朝代的统治者都要建立一定数量的武装组织，由此也产生了不同的兵役制度，按性质大体上可分为募兵制、兵民合一制和征兵制三大类。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实行了志愿兵制，义务兵制，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以义务兵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

通辽市是国家确定的二类人防城市。20 世纪 70 年代，通辽人防战备工作按照“打防结合、以打为主”的原则，先后加强战斗镇村建设。1991 年，海湾战争爆发，给人防建设带来深刻启示，组织城市防空斗争已成为现代局部战争的重要内容和保护战争潜力的重要战略举措。人防工作以此为契机，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新的历史时期，通辽市人防工作进入依法建设、依法管理的新阶段。

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八路军相继在通辽地区帮助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各旗县也建有地方部队，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关系十分融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通辽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和驻军，进一步发扬革命传统，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军民鱼水情谊更加浓厚。

第一章

战　事

第一节　辽金时期战事

一、耶律阿保机称帝

唐咸通十三年(872 年),耶律阿保机出生在巴林左旗哈达英格石房子村一带,他自幼聪明才力过人,“既长,身长九尺,目光射人,开弓三百斤”(《辽史纪事本末》卷一)。他二十几岁便担任塔玛葛塞特(契丹可汗的亲兵队长)。当时北方部族中的小黄室韦族不依附契丹,经常与契丹部发生冲突,阿保机受命率兵征讨小黄室韦。以后,阿保机巧用智谋,一战降服了裕尔库、乌尔吉、六奚、毕沙叙诸部。

唐天复元年(901 年),哈陶津被拥立为契丹可汗,他认命阿保机为契丹部的额尔奇木(掌管兵马大权的官)。阿保机就职后,率军出战,连破室韦、于厥及奚部,俘虏甚众。

唐天复二年(902 年)七月,阿保机率兵 40 万攻唐北境,取河东代北(今山西代县以北地区)九郡。翌年春,阿保机又率兵攻女真部,而后又取唐河东怀远等地,十月又率军攻蓟北(今天津蓟县以北)。此后,又俘获奚部 7000 户。当年,阿保机被拜为于越(契丹一种爵位),总知军国事。

唐天祐元年(904 年),阿保机率军北征黑车子室韦部,侦知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派遣赵霸率兵数万前来救援,遂将劲兵隐伏在桃山地域,派属下一名室韦人到赵霸兵营,诈称受酋长所遣,约其在平原会兵。待赵霸率兵抵达会兵地点时,阿保机指挥设伏将士突然发起袭击,歼灭赵霸大军,乘胜大破室韦。

唐天祐三年(906 年)二月,阿保机又率部攻击刘仁恭。十一月,又派遣军队讨伐奚、霫等诸部及女真部大胜而归。十二月,哈陶津去世,遗命传汗位于

阿保机。翌年正月，阿保机设坛即汗位。二月又率部征讨黑车子室韦，降其八部。十月再次征讨黑车子，破之。

此后十余年，阿保机数平内部叛乱，兼并奚、霫等部，奖励同汉人互市，设银铁冶炼作坊，创契丹文字，使契丹族日渐强盛。

后梁贞明二年(916 年)，阿保机在龙化州(今奈曼旗境内)，上尊号大圣大明天皇帝，改元神册，始建契丹国。

二、耶律阿保机平息内族叛乱

辽太祖五年(911 年)五月，耶律阿保机的叔叔涅里衮策动阿保机的弟弟坳克、特尔格、伊德实、安图等人发动叛乱，企图推翻耶律阿保机，另立可汗。阿保机的诸弟策划谋反时，被安图的妻子粘睦姑得知，她深明大义，反对谋叛，便向阿保机告发他们的阴谋。阿保机不忍处死这些朝夕相处、戎马征战的兄弟，决定召众兄弟上山，命令侍卫在他们面前杀死许多牲畜，以示警告他们不要谋反。诸弟得知阴谋败露，均对天盟誓，保证今后不再谋反。阿保机赦免了他们的罪行，同时封检举有功的粘睦姑为晋国夫人，把坳克派到迭剌部(赤峰宁城一带)去任夷离堇(掌管兵马大权的官位)。

坳克等人实际上并不想履行诺言，仍时时窥俟机会，图谋再次发动叛乱。辽太祖六年(912 年)七月，阿保机亲自率部去征讨珠巴克，命令坳克带兵去攻打平州。十月，坳克攻陷平州，返回途中，认为时机成熟，再次与安图等人密谋叛乱，准备在太祖阿保机班师途中设伏，截杀阿保机。阿保机返京到达北阿鲁山时，得知坳克等人谋反，并在前方设下伏兵。阿保机当机立断，改变行军路线，南下到七渡河。众兄弟一看阴谋败露，企图没有得逞，分别派人前来向太祖阿保机谢罪，请求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保阿机鉴于他们已经认罪，再一次宽恕了他们。

辽太祖七年(913 年)，阿保机的另一个弟弟特尔格想做奚王，恐太祖阿保机不允，便乘阿保机到芦水之机，与安图率领一千多兵马去见太祖。名义上是看望太祖，实际是策动兵变，以武力威慑，让太祖任命他为奚王。太祖阿保机大怒："尔曹始谋逆乱，朕特恕之，使改过自新，尚尔反复，将不利于朕"。(《辽史纪事本末》卷二)命令侍卫拘捕了他们，并把他们带来的私家兵马遣散，分给了其他将领。就在这时，坳克趁此机会，率兵杀奔京师，派伊德实直取太祖行宫，烧毁了储备粮草、营帐，并指挥兵马在京师大肆烧杀。叛将神速姑则带兵抢劫了西楼、焚烧了明王楼(今林东镇)。述律太后急派大将舒古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带领京州兵前去镇压叛乱。舒古鲁率兵赶到时，伊德实已掠走天子的十二面旗鼓撤逃。太祖阿保机闻讯后，仍然带领部队返回京师。而手下大将却按捺不住，请令去追截叛军，阿保机对诸将说："佚其远遁，人各怀志，怀上既切，其心必离，引军乘之，破之必矣"（《辽史纪事本末》卷二）。

四月，辽太祖阿保机组织兵力征讨埒克，到达穆噜后，得知埒克等叛军将在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附近）射鬼箭（辽代的一种刑法），便调整部署，加快进军速度，组织轻骑奔袭分队，追至布扎尔河，截获了叛军的辎重和牲畜。而后又穿插到叛军前方，设下埋伏。主力部队追上叛军后，阿保机命萧迪鲁为先锋，向埒克发动攻击，埒克不敌萧迪鲁，败退而逃。这时设伏兵马前后一齐发动攻击，叛军大败，埒克杀出重围后远逃。

阿保机追击埒克到达昭图河后，天降大雨，河水暴涨，萧迪鲁率领骁骑先遣渡河，在榆河地域擒获埒克和其他叛将。叛将伊德实拒不自首，自刎未逞。太祖班师以后，立即处置叛将，涅里衮是太祖叔叔，阿保机不忍对他处以极刑，命他投崖自亡。对其他谋反兄弟，阿保机设宴一日，让他们狂欢后，分别进行惩处。首犯埒克、特尔格等仗而释之。安图性格软弱，参与谋反实为埒克唆使，不预定罪。埒克妻子宝喇勒齐为谋反主谋，处以绞刑。伊德实妻子涅里、安图妻子粘睦姑免罪，其余叛将及家属被处死。

第二节　元明清时期战事

一、忽必烈征讨乃颜

乃颜是元朝蒙古宗王、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玄孙，成吉思汗分封子弟。乃颜祖父塔察儿曾以东道诸王之长率先拥戴忽必烈为汗，因而特受尊崇。乃颜继其父阿术鲁为斡赤斤分地之主。斡赤斤所分地域在蒙古最东部，以哈剌哈河（今哈尔哈河）流域为中心，向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以东扩展，据辽东大部分地区。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 年），西北诸王海都、笃哇进攻阿尔泰山，元朝以重兵防御西境。早与海都有勾结的乃颜，见有机可乘，自恃军队众多，封土广大，计划起兵接应海都，对忽必烈进行东西夹击。忽必烈得到辽东道宣慰使

关于乃颜“有异志，必反”的报告后，于同年改置东京行省于辽阳（辖境约今辽河下游以东，太子河以南和阜新、彰武、新民等地）控制辽东。乃颜见忽必烈立行省，心中不安，于翌年四月，与哈撒儿后裔势都儿、合赤温后裔胜纳哈儿、哈丹秃鲁干等人结盟，举兵叛乱，与海都及西北诸王相联络，构成自东北至西北的强大威胁。乃颜军南逼潢河（今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迫使元军退至豪州（今辽宁彰武），懿州（今辽宁阜新东北）以西。

忽必烈得到乃颜反叛的消息，令土土哈肃清占据土拉河上游的也不干等叛王，并遣伯颜进据和林，阻断乃颜与海都的联系。五月，忽必烈从上都扶病亲征，令玉昔帖木儿率领蒙古军，李庭率领汉军，同时向辽河上游乃颜大本营进攻。由于蒙古军将多是乃颜的将校或戚属，两军对阵时往往“立马相乡语，辄释杖不战”（《元史》卷173《叶李传》）。忽必烈命李庭、董士选等统领汉军，向乃颜部发动进攻。六月，忽必烈部大军在撒儿都鲁败乃颜部将塔不带、金刚奴，进逼乃颜在辽河上的失剌斡尔朵，同月，乃颜退至呼伦贝尔高原的不里古都伯塔塔（在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集结重兵，与元军决战，溃败后出逃，在失烈门林（西拉木伦河）被追兵抓获，被忽必烈处死。元军继续进兵，北至海剌儿河，东逾哈剌温山，进至那兀江（嫩江）流域，追击乃颜余党。七月，势都儿北犯咸平，兵败后向忽必烈投降。哈丹秃鲁干及其余党北逃。忽必烈留玉昔帖木儿辅佐皇孙铁穆耳进讨。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哈丹秃鲁干降而复叛，联合火鲁火孙继续作乱。四月，忽必烈皇孙铁穆耳率玉昔帖木儿、土土哈、李庭、博罗欢等部再往征讨。八月，李庭大败哈丹秃鲁干于贵烈、洮儿两河之间，哈丹秃鲁干北逃至边境。后来曾多次南犯，终因势孤力单，没能得逞。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哈丹秃鲁干逃窜到高丽，在高丽胡作非为，给高丽人民带来很大灾难。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元军在高丽人民支持下大败哈丹秃鲁干，其子战死，他自己也兵败自杀。

忽必烈平定乃颜之乱后，将叛王的分民、财产没收，另分与他人。又命在乃颜故地建肇州城（今黑龙江肇源西），并将其所领的部分蒙古军分置于河南、江浙、湖广、江西诸省。经过这次打击，东道诸王的势力大为削弱，并受朝廷所置辽阳行省内设置的万户府统辖。

二、明朝大将冯胜征讨元太尉纳哈出

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随着明朝对蒙古大举用兵，元顺帝妥懽贴睦尔逃往上都，至此元王朝在关内的统治被彻底推翻，同年五月常遇春率步、骑

兵9万人出关,经锦州向西进入赤峰地区,六月元顺帝从上都北撤,到达应昌路(克什克腾旗境内),赤峰北部成了元朝残余势力的主要集结地。

明太祖洪武三年、元顺帝至正三十年(1370年),元顺帝在应昌路患痢疾病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称毕里克图汗,立年号宣光,国号仍称元,史称"北元"。后来,爱猷识理达腊在漠南难以立足,便逃到漠北继续招集残部,不断侵犯和掠夺应昌路等地区,明太祖派李文忠率军,再次出关清剿元朝的复辟残余,斩杀了元朝的宗王以及大臣多人。然而元太尉纳哈出仍率自己的军队屯驻金山(今科尔沁左翼中旗东南双辽东北)地区威震辽东。纳哈出军队达20余万人,牛羊牲畜繁盛布满百余里,统辖着开平以东至松花江流域一带,大本营设在金山,分兵屯驻在今长春、哈尔滨、农安、伊通河、伊敏河、松花江等地,纳哈出知兵善战,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他的辖地由于元朝廷北迁和明军不断压迫而渐趋缩小,但仍牢牢掌握着西至蒙古、北到女真一带。

明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几次遣使前往辽东招降,纳哈出置之不理。

明洪武五年(1372年),纳哈出为收复失地,率军攻陷牛家庄,烧仓毁粮,杀伤明军5000多人,明洪武八年(1375年)他又进攻辽东等地,明朝守军在纳哈出多次进攻下,损失2万余人。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朱元璋派冯胜、傅友德、蓝玉率兵20万进攻纳哈出。此时,纳哈出移驻新泰州(今洮南西南)。明军遣在金州之役被俘的纳哈出部将乃剌吾劝降,同时以重兵越过金山达女真。纳哈出部将观童降,纳哈出军心浮动,最后孤军无援投降于明朝。

三、也先太师与土木之战

明正统三年(1438年),脱欢和脱脱不花联军击杀阿岱汗和朵儿只伯之后,脱欢兵势日盛,同年他率领都沁、都尔本两部落,在成吉思汗陵寝举行"照从前蒙古汗等尊上汗号"的即位大典,宣布自己为全蒙古的大汗。他称大汗以后,遭到那些坚持和维护正统的蒙古封建主的强烈谴责和一致反对。为缓和矛盾,脱欢被迫改立曾同他联合过的脱脱不花为全蒙古大汗,尊称为代总汗。脱欢出任掌握军事大权的太师,他并把自己爱女许配给脱脱不花汗,不久就去世。之后,脱欢的儿子也先即太师之位,也先较之其父更为深谋远虑,怀有更大的政治抱负和雄心壮志。他即太师位以后,把原来受阿鲁台太师和阿岱汗节制的大兴安岭以西诸部(其中包括阿鲁科尔沁部)和岭东的兀良哈地区蒙古诸部(包括嫩科尔沁部),交给脱脱不花汗直接统帅,自己统帅卫拉特四部,并协助济农管辖右翼蒙古。

明朝初期，朝廷在兀良哈地区（哲里木盟全境）设置以蒙古部落为主体的行政单位朵颜、夫余和泰宁三卫（包括当时的科尔沁部），将兀良哈三卫的蒙古部落从蒙古大汗政权下肢解出去，使之成为明朝藩属。同时明廷还要他们侦探蒙古的军事情报和政治动态。当时，兀良哈三卫有的封建主鉴于同明朝之间建立互市贸易关系，不愿与明朝公开对峙。这样，兀良哈三卫就成了也先和明朝之间互相争夺、控制的一个焦点。但是，兀良哈诸部毕竟是蒙古大汗的部属，也先太师为便于控制这些正统观念较牢固的蒙古诸部，便让脱脱不花汗直接统帅这些部落，脱脱不花汗娶嫩科尔沁郭尔罗斯部封建主沙不丹之女为妻，也先太师娶泰宁卫封建主拙赤之女为妻。在兀良哈三卫的蒙古诸部中，以拙赤为首的泰宁卫同也先的关系最为亲密，也先经常远居卫拉特驻地。

明朝永乐皇帝在其即位之初就宣布把其弟宁王的大宁封地划给兀良哈三卫，但一直没有兑现。自脱脱不花汗亲自统帅兀良哈地区蒙古诸部以后，这些部落发动了东起辽东、西至独石口边外全面向南推进的攻势。

明正统九年（1444 年），明朝以兀良哈三卫“扰边”为由，派遣军队出击蒙古诸部，其中一部到达老哈河支流英金河流域（今奈曼旗西部），杀死活动在那里的一些蒙古人后，迅速返回明朝境内。当时守卫独石口的明军乘机攻打夫余卫，俘获该卫封建主乞麻里，掳掠了大量的蒙古人、牲畜及财产。明廷下令将乞麻里斩首示众。

经过这次打击以后，兀良哈地区诸部对明朝更加怨恨，对蒙古大汗政权也就更加依赖。泰宁卫封建主拙赤曾亲自前往卫拉特也先太师驻帐通报情况。也有个别封建主不满也先势力控制这一地区。不久，也先太师亲率大军抵达兀良哈地区，打击政治上的反对势力。一些反对派的封建主，夫余卫的把禿等人，携家带口逃往明朝。

也先太师在进一步加强对蒙古统治的同时，继续维持其父脱欢时期同明朝建立的友好往来和互市关系，而且排除种种阻力，通过频繁来往和互市贸易活动，将这一关系推向新的阶段。明朝为限制蒙古发展，要也先减少使臣人数，限制交易范围，特别是对武器和铜铁等金属物资交易严加禁止。也先利用明朝内部上至朝臣，下至边官、百姓都贪图蒙古良种马及其畜产品的迫切心情，尽量扩大贸易额。

明朝对蒙古的限制和禁令没有奏效，便在互市贸易中进行刁难和欺骗。

明正统十四年(1449 年),也先太师派遣 3000 使臣到明朝,太监王振借口蒙古虚报使臣人数,单方面大幅度削减马价,并扣留蒙古使臣。明朝还不择手段将交换蒙古马匹所用的绸缎,一匹剪为两匹出售给蒙古人,引起蒙古人极大愤慨。另外,住在蒙古汗廷的明朝大臣曾答应也先太师,愿将明朝公主嫁于其子,当也先太师派使臣携带大量聘礼前往迎娶公主时,明朝竟矢口否认有此事。于是,也先大怒率领各部军队进攻明朝。七月,蒙古军队分四路直逼明边,蒙古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蒙古四路大军进攻明边的消息传到北京,英宗在太监王振劝说下,遂仓促下令亲征。八月,明英宗率 50 万大军从北京出发,经居庸关、宣府等地,十八日到达大同,陷入蒙古军队的埋伏。二十七日明军刚撤至宣府,蒙古骑兵已经追到。三十一日明英宗率大军退到土木。土木地处狼山西麓,是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等地的重要驿站,地势险要,周围峰峦耸立群山环抱。当时,明英宗将大军主力集结于此。也先太师急调蒙古大军将土木围得水泄不通,并抢先控制土木以南 15 里处的水源。也先太师派兵从土木附近的麻峪口发动进攻,明英宗欲启营南逃又无隙可乘。

这时,也先太师派使臣敦促明英宗投降,英宗当即下令翰林院学士曹鼐拟就降书,派人随蒙古使臣前往也先太师营帐,递交降书。王振乘机下令明军南移。蒙古军识破明军南逃之计,便从四面冲杀明朝阵营。战乱之中,明英宗企图逃走未遂被蒙古军俘获,明朝 50 万大军全部崩溃。

四、蒙古与后金战争

明朝末期,在东北地区崛起的女真建州部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 年)在赫图阿拉即汗位,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引起蒙古和明朝的注意。当时,后金势力已波及到蒙古边缘各部。科尔沁、内喀尔喀五部及喀喇沁等希望林丹汗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遏制后金势力。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 年),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曾率领五千兵马进犯乌拉部,乌拉部为女真一支,与科尔沁相邻,乌拉部派人向科尔沁部求援。经林丹汗同意,科尔沁部翁果岱及其子奥巴率领科尔沁部大军到达乌拉部境,与乌拉部联军共同打退褚英军队,不久叶赫部(在昌图至开原之间)首领锦太什受到努尔哈赤威胁,又向林丹汗告急求援。林丹汗命翁果岱及其子奥巴领兵支援叶赫部,杀死努尔哈赤的部将布扬古。后来科尔沁部奉林丹汗命令,曾几次与后金交战,保卫自己边疆。

后金国主努尔哈赤看到威胁自己的真正对手不是蒙古,而是强大的明

朝，于是开始攻打明朝辽东地区的几个重镇，以便控制辽东地区。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 年）夏，后金取得辽东地区总体战役的胜利，士气大振。七月，努尔哈赤准备乘胜攻打铁岭，明朝派人向林丹汗求援。林丹汗命内喀尔喀弘吉剌特鄂托克齐赛诺延、扎鲁特鄂托克巴克、色本以及科尔沁明安诺延之子桑噶尔赛台吉等领兵万余，支援铁岭明军。林丹汗所遣大军乘夜色到达铁岭城下，此时努尔哈赤已攻克铁岭，他得知蒙古援军兵临城下，便指挥诸贝勒出城交战，齐赛诺延率领的蒙古军队经不起后金军队的猛攻，纷纷败下阵来，奔辽河夺路而逃。后金军队紧紧追杀，活捉齐赛诺延、巴克、色本、桑噶尔赛等台吉。十月，林丹汗派遣使臣康喀勒拜瑚持书到达努尔哈赤驻地，要求无条件释放内喀尔喀台吉和科尔沁台吉，但努尔哈赤只释放了除齐赛诺延以外的所有台吉，并写一封指责林丹汗的信，通知内喀尔喀五部以牲畜 1 万赎回齐赛诺延，林丹汗拒绝努尔哈赤的要求。

明泰昌二年（1621 年）三月，林丹汗令乌齐叶特鄂托克的锡尔呼纳克杜陵洪台吉率领内喀尔喀 2000 余轻骑前往营救被禁的齐赛诺延。锡尔呼纳克杜陵洪台吉所率轻骑与守城军队展开激战，但恐努尔哈赤援兵前来增援，不敢恋战，率部撤回蒙古。八月，内喀尔喀五部答应了努尔哈赤的要求赎回齐赛诺延。

五、蒙古内部战争

清天命元年（1616 年），林丹汗统领的察哈尔部兵马强盛，横行漠南。林丹汗以达延汗的嫡裔自居，妄图统一蒙古各部，做全蒙古的大汗。但是，分布在蒙古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科尔沁、土默特、四子部落等，与林丹汗的关系并不融洽。林丹汗凌驾于蒙古诸部之上，肆意骄横妄为，对周围力量薄弱的翁牛特、奈曼、土默特等各部落，恣意凌辱压迫。自清天命四年（1619 年）以后的十余年间，林丹汗倚兵威，对不尊行他号令的喀尔喀和喀喇沁、土默特两翼，以及科尔沁等部发动多次征讨战争，严重损害漠南蒙古各部的利益。由于林丹汗益形横暴，促使一些受其凌压的蒙古各部投靠后金政权。

清天命九年（1624 年）二月，科尔沁部因不满林丹汗凌压，台吉翁果岱子奥巴率族归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以德相报，在伊克唐噶哩坡（今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苏木一带）与奥巴会盟修好，并将公主下嫁，纳奥巴为额驸。接着与科尔沁部诸贝勒宣誓缔盟。清天命十年（1625 年）十一月，林丹汗乘河冰未结，草木未枯时，攻袭不听从其号令的科尔沁部。科尔沁部奥巴因力不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遂向努尔哈赤告急。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大军救援，林丹汗闻风遁去。次年六月，奥巴与努尔哈赤在浑河边再次重申盟誓，联合一致抵抗林丹汗和明军进攻，同时努尔哈赤以武皇帝名义，晋封奥巴为科尔沁部图什业图汗爵号，并赐盔甲、雕鞍等，此后将科尔沁部倚为臂膊，每有征伐，必以兵从之。

六、皇太极三征林丹汗

清天命十一年（1626 年）八月，后金国主努尔哈赤去世，其四子皇太极即位。皇太极登基后，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兼并察哈尔部外围的内喀尔喀（巴林、扎鲁特、巴岳特、乌齐叶特、弘吉剌特）和科尔沁部，削弱察哈尔部力量。

奈曼和敖汉部为察哈尔八鄂托克成员，影响较大。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早就通过奈曼鄂托克中有影响的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策动奈曼部衮楚克巴图鲁台吉归顺后金。清天聪元年（1627 年）六月，奈曼和敖汉部派乌木萨特绰尔济喇嘛至都尔弼城，通知后金两部蒙古来降。皇太极领诸贝勒自都尔弼城渡辽河亲自迎接。林丹汗派军征讨奈曼部，衮楚克还击，林丹汗军败退。

清天聪二年（1628 年）二月，皇太极以使臣被杀为借口，亲自率领精锐之师征察哈尔部。皇太极命其弟多尔衮和多铎贝勒为先锋率精兵先进。多尔衮探知多罗特部在敖穆伦住牧，于是合兵袭击敖穆伦，多罗特部多尔济巴图鲁受伤遁走，台吉固鲁被杀，其部众万余人被皇太极俘获。九月，皇太极分遣巴克什和希福传令西北归顺的外藩蒙古各部率领所属兵马，到达约定地点，征察哈尔林丹汗部。敖汉和奈曼部会于都尔弼城，内喀尔喀诸贝勒所率兵马会于辽阳城，喀喇沁和科尔沁部会于绰罗郭勒。皇太极统领大军乘夜攻入察哈尔部锡尔哈、锡伯图、英汤图等地，俘获很多人、畜而还。科尔沁部奥巴不忍心杀掠林丹汗及其部下，以足疾为由没按规定期限带兵到约地会师，违背“赴征”进兵时限，引起皇太极极大不满，当即遣人问罪，奥巴等人知罪，遂带领满珠习礼、巴敦等台吉，率所属部众兵马，配合“联军”攻打林丹汗，满珠习礼和巴敦将所获之物献给皇太极，皇太极转怒为喜，分别赐二人为“达尔罕巴图鲁”、“达尔罕卓哩克图”的封号。

清天聪五年（1631 年）十一月，林丹汗重整旗鼓，回师西拉木伦河流域，准备收复失地，兴师到达阿鲁科尔沁达赉楚琥尔牧地讨伐叛部，带走塞陵阿巴海的部队，皇太极率二千精锐闻讯赶来，林丹汗越兴安岭而去。

清天聪六年(1632 年)三月,皇太极决定第三次远征察哈尔林丹汗部,传令归顺后金的蒙古各部速率部来会。四月初,科尔沁、扎鲁特、奈曼、巴林等部首领台吉会于西拉木伦河岸,总兵力 10 万。四月下旬,皇太极率大军越过兴安岭。林丹汗闻讯率所部西奔库赫德尔苏,经呼和浩特渡黄河到达鄂尔多斯。皇太极分兵三路追击林丹汗 41 天,五月下旬进驻呼和浩特,得知林丹汗已南渡黄河而去,遂停止追击,经宣府、张家口返回,途中收拢林丹汗所遗部众数万人。清天聪八年(1634 年)夏,林丹汗病逝,林丹汗福晋苏泰与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率领察哈尔和鄂尔多斯部众返回鄂尔多斯。清天聪九年(1635 年)春归降后金,翌年皇太极在盛京即位,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

七、康熙帝亲征噶尔丹

清康熙十七年(1678 年),噶尔丹统一了四卫拉特建立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取得汗位称博硕克图汗。噶尔丹称汗后,开始实行扩张政策,他攻占新疆哈密、吐鲁番、青海等地区后,又先后四次东进喀尔喀等部,喀尔喀蒙古三部首领率十万部族南逃归顺清朝,清圣祖康熙准许他们在哲里木盟南部地区屯聚牧养,同时令噶尔丹返回原牧地,归还侵占喀尔喀部的属地,但噶尔丹根本不把清皇帝放在眼里。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噶尔丹在沙皇俄国支持怂恿下,以追击喀尔喀部为名,带领 3 万大军南下,引起清廷强烈反对。三月,康熙帝派两路大军向土拉河、克鲁伦河方向进攻,以左右两翼夹击博硕克图汗。为防备博硕克图汗沿克鲁伦河下游进入呼伦贝尔一带,尚书阿喇尼集结科尔沁、喀喇沁、巴林、敖汉和土默特等部兵马设防于科尔沁北部等地。六月六日,尚书阿喇尼争功心切,不顾康熙告诫,不等右路军和科尔沁兵,率部抢先进击,不敌卫拉特军队。六月,康熙帝又命令皇兄硕裕亲王福全统领京师兵马和各部札萨克兵 10 万人,分两路征剿博硕克图汗。八月一日,抵达乌兰布通。此时,博硕克图汗率部已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乌兰布通山。清军到达乌兰布通后,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遥攻山林。卫拉特军队于林内,隔河以驼城为屏障,用铳还击,交战至掌灯时分,清军不得进,双方伤亡很大。八月二日,硕裕亲王福全整顿队伍,集中火炮,遥轰山林并拼死攻山,但是卫拉特军队据险顽强抵抗,清军攻势毫无进展,硕裕亲王只好收兵暂息。噶尔丹见清军停止进攻,立即派人与福全“和谈”。八月四日,噶尔丹部特使持降书来见福全,福全答应其所提要求。当天傍晚,博硕克图汗整顿人马乘夜下山,渡西拉木伦河,越大碛山宵遁,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经冈噶诺尔和达赖诺尔

北撤。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 年)五月,博硕克图汗率 2 万多人从科布多出发,途经塔密尔,深入喀尔喀,八月又越拖诺冷至克鲁伦河流域的巴颜乌兰环列扎营,准备过冬。康熙帝决定亲征,歼灭博硕克图部,翌年二月,亲率三路大军向土拉河进军,趁卫拉特军队马匹疲瘦不便远遁,将其夹击于土拉河一带。康熙帝任命安北将军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率西路军 5 万多人,令他于二月十八日率军自呼和浩特开赴土拉河,堵截博硕克图汗的归路。中路大军,由康熙帝亲自率领。中路大军除京城满洲八旗兵外,又调盛京、宁古塔、黑龙江、宣化府、古北口满洲八旗、绿营兵、喀尔喀诸札萨克兵马,总兵力约 4 万多人。于二月三十日(农历)分两支从京城出发,康熙亲率一支,由独石口出关,另一支由古北口出关,直奔喀尔喀克鲁伦河。东路军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宁古塔将军佟宝、盛京将军绰克托等所率满洲八旗兵为主力,三部归萨布素将军指挥,四月初集结于索岳尔济山一带。科尔沁十旗、两扎鲁特、敖汉、奈曼等旗蒙古兵丁,在索岳尔济山西乌尔会河(哲里木盟境内)源集结,与萨布素将军会师,开往克鲁伦河下游,遏制博硕克图东进。

博硕克图汗已料到康熙帝率领三路大军并进的目的,决定撤离土拉河。四月初,博硕克图汗下令烧掉土拉河的布尔察克以南十余站内的草原,以绝西路大军,同时拔营转移,沿克鲁伦河至达尔罕敖拉一带驻扎。四月末,康熙帝亲率中路大军抵达距离达尔罕敖拉五宿地之处,等候西路大军。

五月七日,博硕克图汗率部撤离达尔罕敖拉,溯河而行,经克勒和硕、拖诺山至巴颜乌兰与阿拉布坦会师,由此直奔土拉河,攻打西路清军。

向土拉河前进的西路大军,在沙漠中艰难行进,粮草不济,人马疲饥。五月三日,北渡土拉河时,仅有 14000 人抵昭木多扎营,昭木多位于肯特山南、土拉河北、罕山之东,是明成祖破阿鲁台的旧战场。因三面距河、林木茂荟,故称昭木多。费扬古利用昭木多的天然条件,排兵布阵,令前锋统领硕代、副统领阿南达等领兵 400 前去挑战。已有作战准备的卫拉特军队列阵而来,阿南达等且战且退,将卫拉特军队引至昭木多阵地。未时,清军与卫拉特军队交锋,双方都下马列阵步斗,清军身穿绵甲,更有火器优势。卫拉特军队蜂拥攻击,清军个个勇猛顽强。清军以藤牌和拒马木阻其冲锋,弩铳迭发,集中火器猛烈轰击。在清军猛击之下,博硕克图汗、丹济拉等先后撤退。博硕克图汗整顿队伍后又冲杀进来,与清军短兵相接。战至日暮,双方死伤 2000 多,但仍

坚持不退。这时，费扬古令一支军队袭击其辎重，又令河岸所设伏兵从侧面突袭噶尔丹，顿时卫拉特军队阵后大乱，清军趁此机会，又围攻冲杀，被击溃的卫拉特军队，凭暮色纷纷逃入山林。战后，清军捕获3000多名卫拉特人，获牛羊6万多头只。博硕克图汗在卫拉特军50多人拼死护卫下避入山林。

昭木多战役后，康熙帝几次派人劝降博硕克图汗，但是博硕克图汗拒绝降清，后来病死在阿察阿穆塔台。

八、沙俄入侵库伦旗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盛京副都统晋昌因协助义和团被清朝政府明令革职，遂率领奉天省育字军马步兵1000余人抵库伦旗。翌年正月，正当兴源寺举行例行法会之际，从库伦街的商旅口中传出盘踞沈阳的沙俄侵略军准备出兵袭击库伦旗，意欲消灭晋昌部，札萨克达喇嘛罗布桑拉西闻讯急忙调集旗卫队，并从兴源寺中挑出一批年轻力壮的喇嘛，分发给枪支弹药，在兴源寺以东的几条大沟里布防。正月十六，即兴源寺法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沙俄侵略军一部在采尔皮茨基率领下侵入库伦旗。罗布桑拉西虽有防备，但无法抵挡侵略军优势兵力的进攻，晋昌和罗布桑拉西带领育字军兵马匆忙北撤，经塔敏查干沙漠向热河方向转移，沙俄侵略军追到养畜牧河畔，向塔敏查干开炮轰击，却未敢深入追击，当日折回库伦寺庙驻营。这次沙俄侵略军入侵库伦旗，罗布桑拉西的弟弟新太爷被劈死，许多蒙汉僧俗横遭惨杀，兴源寺东西两侧的大沟里尸横遍地，给库伦旗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采尔皮茨基深夜带兵闯入小库伦(即库伦旗)城，强占寺院，劫掠大量寺庙财物。

九、蒙汉人民抗租斗争

(一)科尔沁左翼后旗佃民抗租斗争

清嘉庆年(1796年)间，蒙古王公开始招佃开垦旗地，规定每顷地纳租银五两五钱，每亩地租钱三吊，开垦五年后在王旗收租地局领照按年纳租。还规定：不准佃民私行典兑、拖延租银，倘有抗租三年不纳者，即行撤地另佃。广大民户卖粮交租，生活实为困难，加上王旗办事人藉词勒征，造成数万群众“衣食无资，嗷嗷待毙”，从而激起蒙汉人民抗租斗争。

清咸丰元年(1851年)春，抗租斗争形成高潮。盛京将军奕兴派协领塔芬布、知州崇光带兵镇压科尔沁左翼后旗(简称“科左后旗”，以下科尔沁各旗使用简称)佃民抗租。同年秋，科左后旗又发生吴保泰、王柏龄等人领导的抗租斗争，次年又聚集蒙汉群众数百人，在二十家子、杏儿山、盖家窝铺等地预备

枪炮，同清军斗争，先后占据辽河陡险河岸，阻断清军。最后，清朝政府又加派官兵1000人前来镇压，吴保泰等人不幸被捕入狱。

清咸丰四年（1854年）十一月，科左后旗昌图厅内，发生霍义、孟玉龄等人领导的抗租斗争。清朝政府派佐领穆隆廷、候补通判舒龄驰抵昌图厅，会同科尔沁亲王旗收租地局护卫那延龄等人查拿究办。当时以霍义、孟玉龄等为首的佃民在昌图城北双树子的地方以一座位于山冈、占据险要的庙宇作根据地，他们在庙宇周围挖壕沟抵御清军。翌年八月三十日，清军300余人驰抵双树子进行围捕，起义队伍在壕沟内外施放枪炮，清军被迫退至八面城驻守，霍义等人带领起义队伍迅速驰往八面城，炮轰蒙古王旗收租地局，打散蒙古王旗收租地局人员。同年九月初，霍义、孟玉龄等人先后被捕入狱，武装抗租斗争失败。

（二）白凌阿 弥勒僧格起义

清咸丰九年（1859年）冬，白凌阿随同王洛七在卓索图盟与奉天省交界处聚众起义。不久，白凌阿赴达尔罕王旗（今科左中旗）联络弥勒僧格、赵保承、王果良、李凤奎、才宝善、刘珠等人，先后往来奉天省、科左中旗、科左后旗等地，号召发动蒙汉群众参加反抗当地封建王公压迫的武装斗争。清咸丰十年（1860年）初，白凌阿、王果良等人截获奉天省饷车十三辆。同年十一月，又在锦州界石山站截获科尔沁王旗饷车十余辆，将金银等财物分济给贫民。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初，白凌阿率领300名起义军，进至义州（今辽宁义县）与当地汉族首领王达领导的聚众抗粮斗争联合起来，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连日攻克义州县城。盛京（今沈阳）将军令佐领哈尔尚阿带兵70余人，并派马队140多人，驰往助剿，起义军不敌，自义州县城南门突围，王达不幸被捕牺牲。不久，白凌阿率领起义军转战新民、阜新、卓索图盟等地，清军热河都统派兵剿杀，但蒙汉起义军紧密团结，步步取得胜利。三月十四日，白凌阿率起义军配合李凤奎起义军，攻克朝阳后，焚烧县署，并于三月二十六日分军北上，经科左后旗进入昭乌达盟，攻克赤峰县后转战敖汉旗、建昌等地。四月初，折回凤凰山（朝阳城东），归途中把建昌都司及清兵数人劫持到凤凰山看守。这时，蒙汉起义军的战斗烈火，已燃遍卓索图盟和奉天等地，清廷惊恐万状，急派驻热河、古北口保咸丰帝的黑龙江、吉林、盛京等省数千余名清军官兵，以及将原计划调往僧格林沁军营镇压太平军、捻军的哲里木盟籍500余名官兵及归化城（呼和浩特旧城）马队，亦暂留协剿，共5000多名清军，由热河

副都统率兵督战，开赴朝阳，从东西两面夹击起义军。四月九日，起义军同清军大战于水泉（今库伦旗境内），重挫清军。四月中旬，起义军再沿大凌河东进，在牤牛山、八家子至桃花园一带与盛京官兵激战，由于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汉族首领李凤奎被捕就义，刘珠身负重伤牺牲，但白凌阿领导的起义军仍然转战哲里木盟和吉林省边界，坚持抗租斗争。

清同治二年（1863 年）秋，白凌阿由扶余经奈曼、库伦、敖汉转入卓索图盟土默特旗。这时，科左中旗蒙古族首领弥勒僧格亦奔赴土默特旗，与白凌阿结盟，共同打击地方武装势力。

清同治六年（1867 年）初，白凌阿、弥勒僧格率领蒙汉起义军，先后在朝阳、建昌、土默特等地打击清军。翌年，白凌阿、弥勒僧格在蒙汉人民支持下，与清军周旋于敖汉、朝阳和宾图王旗（原科左前旗）等地，交战多次。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廷调热河驻防骑兵、卓索图盟、昭乌达盟蒙古骑兵跟踪追击，在吉林弓棚子地方，白凌阿被清军缉获，解吉林省审办，最后被处死。

白凌阿牺牲后，清廷派兵到处搜捕弥勒僧格。当时，弥勒僧格率余部自土默特旗转战阿鲁科尔沁旗等地，继续抗击清军。清同治八年（1869 年）十一月十五日，弥勒僧格率起义军到达韦陀营子村后，遭朝阳知县庆康、旗营官兵及地主武装围攻，受伤被捕牺牲。

白凌阿、弥勒僧格领导的武装抗租斗争，是近代蒙古人民反封建斗争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起义。他们与当地和东北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坚持斗争八年之久。先后转战内蒙古东部三盟各旗县，波及直隶、吉林、奉天等省边境，沉重打击了清王朝在内蒙古地区的封建统治。

（三）图胡莫起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七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沙俄军打败清军后，分六路侵占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各盟旗，同时各蒙旗王府苛捐杂税无不征于旗民，官商的盘剥也日益加重，蒙旗人民生活更加艰难。九月，刚布、桑布兄弟俩人，在图胡莫（原哲里木盟科右后旗与科右前旗交界处）聚集 1000 多人，建造房屋、修垒工事、开荒种地，还规定“不论何人，凡参加图胡莫组织，可以不纳王府捐税；受官方欺压者，为冤者报仇雪恨；并给贫困百姓分配粮食衣物”，深受群众拥护。当时，东至扎赉特旗，西至图什业图旗（今科右中旗），南至郭尔罗斯前旗，北至札萨克图旗（今科右前旗）和苏鄂公旗（原科右后旗）全境，都是图胡莫活动范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